

第一章 吾妻女將

明治四十年（一九〇七年）

十二月天寒地凍，通往臺北城內的泥濘路已硬成一條粗灰帶。喧鬧的料理店吐出一個個渾身酒臭的客人，誰也沒注意到跪在街邊瑟瑟發抖的美枝。

美枝僅穿著薄薄的藍染長衫，腰彎得像路邊的小草，寸步不離守著倒臥路邊的母親。附近店家都認識這對母女，女人姓周，藝名銀丸，配合度高，抽成少，時常帶著孩子出入料理亭。

美枝以為母親醉得不醒人事，無力攙扶母親回去臺北驛站後方的租屋處，只好如同往常一樣耐心等待她清醒。一會兒後，她母親鬆開手握的工字徽章，不再吐出規律的鼻息，溫熱的身軀如枯葉般失去顏色，心跳聲慢慢失去節奏。

「別擋路，到別處去！」

北門町梅屋敷前的人力車伕抬起兩輪車，驅趕野犬似的，趕忙將酒醉的客人拉回知事官邸。

美枝匆匆撿起滾落的徽章，差點被輾過。

臺北停車場¹附近的高級料理亭寥寥無幾，鐵道沿線的梅屋敷有三千坪的日式庭園，種滿來自新竹山間的梅樹，宴會廳可容納六十人以上，是官員及大阪商船等大商社舉行宴會的首選。尤其年底舉辦忘年會的場子特別多，為了償還債務，銀丸應接不暇趕場，終於壓垮身體。

聽到外面的嚷嚷聲，一名氣質高雅穿著和服的婦人，從庭園走出來關心，她是梅屋敷的老闆娘榮子。

「發生什麼事？」

「我母親……」美枝聽到詢問聲，險些淚崩。

見銀丸倒臥在地，榮子緊接著問：「可憐的孩子。你父親呢？」

美枝握緊拳頭，望向斜對面的土木課倉庫，壓抑住衝動。她只知道父親也許在大興土木的鐵道飯店預定地，母親交代過絕不可以去找父親，工寮是禁地，不是閒雜人等可以隨意出入，弄不好會出人命。可是，現在就出人命了啊！打從懂事以來美枝從沒見過父親。她告訴自己先冷靜下來，向眼前的人求救，她隨即請求老闆娘：「拜託，幫幫我！」

榮子見狀，立刻請最後一輛人力車伕，將銀丸趕緊送往醫院。「阿福，快送她去醫院。」接著，她指著梅屋敷入口處的石燈籠，悄聲告訴美枝，「你先到那株梅樹下等。老闆談完事情就出來了。」

暖橘色的燈光一暗，梅屋敷老闆大和辰之助與吾妻料亭的當家娘藤井美奈商議完投資事宜，正好走出店門，轉身被臉色蒼白的美枝給嚇了一跳。

「你不是銀丸的孩子嗎？」吾妻料亭的當家娘藤井美奈驚呼。

「媽媽她暈倒，送去醫院了。」美枝苦情如哽在喉，比北風還刺骨。

1 今臺北車站。

沒多久，阿福趕回來，告訴大家不幸的消息。

「銀丸死了。」

「什麼？」

美枝受到強烈的衝擊，積蓄一整夜的擔憂瞬間潰堤，嚎啕大哭。

大和辰之助意識到事態不妙，要是巡查²介入調查，恐怕三天都做不了生意，明天的預訂滿席，他要小心處理這件事。

藤井美奈察覺到大和辰之助的顧慮，於是提議兩全其美的辦法。

「銀丸從小失去父母，被家中的伯父賣到艋舺做藝伎，美枝也可能被伯父以監護人的名義抓走。」藤井美奈趕緊使眼色，要大和辰之助說點什麼。

偏偏大和辰之助露出無奈的表情，說出顧慮。「哎喲，美奈，店裡留不住年輕女孩，早晚跟男人跑了。」

「跑什麼，沒纏足的女子幾乎找不到，她肯定能做很多事。僅僅一口飯，多一個人做事，你就收留她吧。我也會幫忙的。」

日俄戰爭的影響下，勞動力嚴重不足，扣掉上戰場和抽鴉片的男人，幾乎都去鋪鐵路。臺北的餐飲與飯館有一百五十家，勞動力少且流動率高，根本沒時間訓練新手。梅屋敷的客層大多是內地的政商名流，冒著得罪客人的風險，錄用本島人是不得已的選擇。雖然位於臺北驛鐵道沿線的地理位置優勢，加上藤井家的宴席手藝，使梅屋敷日進斗金。身為大和當家的他，眼光得放遠一點，總額兩千八百萬日圓的「臺灣鐵道國有計畫」從北到南貫穿全臺，將於明年完工，全線通車後的觀光人潮勢必增多，要是在沿線車站投資開設分店的計劃順利進行，將來子女成家後，想自立門戶也沒問題，大和辰之助如此盤算著利與弊。

雖然藤井家與大和家的關係一向友好。但是藤井美奈心知肚明，投資梅屋敷最主要的原因是位於敕使街道³，皇族來臺行啟必經之路，場地空間大。

生意場上，各憑本事，臺北的料理屋七十多家，飲食店一百三十多家。當初渡海來臺，藤井美奈先在城內表町「東」料理店工作，隔年接手店面改稱「吾妻」，憑著精湛的手藝，生意興隆，幾乎忙不過來。退一步想，她總有一天得退休，女兒登美惠今年二十五歲，尚未出嫁，「吾妻」就是女兒最好的嫁妝。

「料亭生意最重要的就是注重細節，女孩能做到的事可多了。」

「要找的話，也要找內地人，比較好上手。」大和辰之助吊著菸嗓子應話。

「那是什麼話。你嚐過的苦頭還不夠嗎？想想你找的藝伎愛來不來，沒有銀丸、姬金、罔市，你撐得住今天的場面嗎？再固執下去，你等著看吧。客戶很快就被別家飯館取代。」藤井美奈直言不諱：「政要長官來捧場多少次了，你真該打聽現在實施什麼政策，順著時局走。有空多想點不一樣的餘興節目吧。」

「知道啦。」大和辰之助頗為無奈的掏出才剛收下藤井美奈投資的資金，解決當前的燃眉之急。「人手的事我沒意見，你看著辦吧。」

大和辰之助找來陪侍的藝伎中，只有銀丸會把內線消息轉手給藤井美奈，掌握人脈，就是掌握錢脈，更何況她要將「吾妻」擴大的投資計劃正緊鑼密鼓進行。

「那就留下她吧。美枝絕對比任何新手都願意吃苦耐勞。」藤井美奈識人的眼光一向精準。

2 最基層的警察。

3 日本皇族至臺灣參拜臺灣神社時所走的道路。

九年前，大阪商船開設內臺航線，四十五歲的她決定來臺發展，帶著十四歲的登美惠從神戶港坐船到基隆，當時港內有小島，無法停泊，乘客需轉乘舢舨上岸，強風大浪一來，藤井美奈差點落海。無數個念頭湧現心頭，萬一她先走了，女兒該怎麼辦？

正因如此，她對年紀尚小就失去母親的美枝實在無法袖手旁觀。

「我會好好安葬你母親。從今天起，你得努力工作償還債務。不論你在梅屋敷或吾妻料亭，都容不下吃閒飯的傢伙。」藤井美奈先將醜話說在前頭。

「是的，夫人。」美枝跪下來，雙手伏地請求安葬之地，「可以請您將母親安葬在鐵道邊嗎？」

「恐怕有點困難。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母親總是牽著我望著鐵軌盡頭，等著火車隆隆通過，若能長眠鐵道邊，就不會寂寞了。拜託您。」美枝哭求。

「既然是銀丸的心願，能做到的我會盡力去做。不過，墓地位置可能很遠，沒關係嗎？」

「沒關係，謝謝夫人，我會認真工作償還您的恩情。」

「快起來吧。」藤井美奈用絹絲和服袖子拭去美枝的眼淚。

藤井美奈身上的薰香，瞬間使美枝平靜下來。兩人坐上阿福拉的人力車，前往臺北驛前府後三丁目的吾妻料亭。

「走吧。我帶你回住處收拾細軟，以後你先跟我女兒一起打理『吾妻』料亭吧。」

銀丸的租屋處就在附近的舊民房，屋內用薄木板隔了三間房間，除了棉被、衣飾幾乎空無一物。藤井美奈還清銀丸了積欠一年的房租，並且退租。房東是個勢利眼的人，一度不肯放人，將東西全部扣下，甚至連房屋損耗也要算在內，要不是藤井美奈耐著性子周旋，單憑美枝一個弱小的孩子，恐怕會被賣到私娼寮抵債。果然，房東頗富心機的探問：「你是這孩子的什麼人？」

「雇主。」藤井美奈毫不避諱說：「她為我工作，有什麼問題嗎？」

「沒什麼，只是問問而已。」房東收下錢後，緊緊閉上嘴。

「我們走吧。」藤井美奈拉起美枝的小手，叮囑她要毫不留念的離開。「從今以後，你想要什麼就得自己賺。」

美枝緊跟著藤井美奈回到吾妻，交給正在榻榻米室收拾的藤井登美惠。

「這是銀丸的孩子，叫做美枝，以後就跟著我們了。」

身穿梅紋小袖配行燈袴的藤井登美惠將袖子綁襷，動作俐落的收拾宴席上的碗筷碟盤。美枝見狀，主動捲起袖子幫忙收拾座墊，分類、清洗、擦拭。

「有客人的手袋掉了。」美枝拾起遺落在座墊下的手袋，交給登美惠。

藤井登美惠會心一笑，將手袋收起，不忘誇獎美枝。「做得好，我會交還給客人。」

殊不知，這是藤井登美惠對每位新進人員的測試。店裡的任何東西，不論是什麼，都不可以隨意放進自己口袋。最重要的操守，美枝毫無疑問過關。

收拾到最後，登美惠熄了燈，退出座敷。

「跟我來吧。」

美枝緊緊跟著登美惠穿過幽暗的廊下。

藤井登美惠從更衣室取出一套乾淨的浴衣遞給美枝，帶她前往隔壁的澡堂。

美枝的眼光完全離不開藤井登美惠。二十五歲的藤井登美惠端莊內斂，話音溫柔，像冬梅一樣清香，做起事來俐落慧黠，擁有美枝自小渴望的長姊特質。

「以後我就叫你小枝，你就叫我梅子姊吧。」

「是，梅子姊！」彷彿心思被知曉，美枝的臉迅速竄紅。

「對了，小枝的父親呢？」

「從我懂事以來，就沒見過父親。只聽母親說過他在鐵道部工作，隨工班四處移動。」

藤井登美惠不由的對美枝燃起憐憫的情緒，那張柔嫩的瓜子臉及小虎牙，實在討人喜歡。她從小就盼望有個妹妹作伴。

「我跟母親相依為命，剛來臺北時在『東』料理工作，隔年接收店面，改名為『吾妻』，生意好到忙不過來，母親想擴大經營，可惜合意的店面不好找。母親想將吾妻料亭交給我，兩年前才投資大和家的『梅屋敷』。」

「這樣不就更忙了。」

「在吾妻料亭，我可以潛心鑽研宴席料理，正好你來當我的助手。將來我要成為臺北頂尖的料理人。」她順手用絲瓜布洗刷美枝骨瘦如柴的後背。

兩人泡在浴池裡，鎮日神經緊繃，終於可以放鬆。

「不過，小枝真的很有孝心呢。大和老闆五千圓的欠款，至少要工作四十幾年才還得清。」登美惠稀鬆平常的精算成本。

「五、五千圓？」美枝聽了，心跳差點驟停。

「是啊。幫你母親還債及付清積欠的房租，銀丸還預支了五個月薪水，加上買鐵道邊的墓地及喪葬費，還不包括你的食衣住行。」

「嗯……」美枝的臉色發白，兩腿都快站不穩了。

「相信媽媽會幫你打點好一切，明天還有很多事得做，你來幫忙準備宴席。」

「好！」

「走吧。泡太久，我會睡著。」藤井登美惠趕緊催促美枝起身，「髒衣服放在竹籃裡。等天亮後再清洗。」

她點燃一盞煤油燈，蓋上玻璃罩，微弱的光線照亮走廊。

「啊，等等。」美枝將髒衣暗袋裡的一枚徽章取出，緊緊握入掌中，微微發疼。

兩人回到藤井登美惠的寢間，室內大約兩疊榻榻米寬，一張鏡臺、一張矮桌，壁面的矮櫃放折好的眠被，收拾得乾淨整齊。藤井登美惠迅速鋪好兩床棉被，鑽進被窩，熄了燈。「早點睡吧。晚安。」

「晚安，梅子姊。」

枕頭裡有茶葉梗滑動的沙沙聲，隨著頭頸的姿勢而改變。沒多久，旁邊的登美惠傳出韻律有致的呼吸聲。

縱然藤井家及時伸出援手，使美枝不至於流落街頭，但是她的內心百味雜陳，輾轉難眠，無數個明天及一筆龐大的債務等著她。

美枝努力心理建設，告訴自己不要怕，只要找到父親，就能擺脫困境。她安慰自己雖然從沒見過父親，至少目前為止，她還不是一名孤兒。

美枝比登美惠還早起。正確來說，她整晚無聲的流著眼淚，哭腫一雙眼。不過，她是個懂事的孩子，母親教她再怎麼難過，都要用笑臉迎人。

「小枝都沒睡嗎？」藤井登美惠剛醒來，頭髮亂了。

「梅子姊，我來幫你盤髮吧。」

「小小年紀，你居然會結髮啊。」登美惠著實吃了一驚，「沒問題嗎？」

「請放心，以往我母親一個月要去髮結店梳頭十幾次，每次二十錢，我站在旁邊學到不少，幾次以後，母親便要我幫她結髮，不管是唐人髻或島田髻都難不倒我。梅子姊有慣用的髮蠟和髮簪嗎？」

「我有個金漆烏紋樣的木梳。」登美惠轉身到角落的妝鏡抽屜裡取出。

「姊的髮量跟長度足夠高高盤於頭頂，非常適合目前最流行的東洋髻。」

「有你在，我可省事多了。」

美枝熟練的幫登美惠攏髮與盤捲髮結，再固定髮插。

「小枝連和服著付也會嗎？」

「會喲。我的力氣可不小。」

「真看不出來。」

「我來幫你綁腰帶。」

美枝緊緊的拉束腰帶，令登美惠深吸了一口氣。

「我正在試作宴席料理，小枝來幫我吧。」

「這麼重要的事，我不行。」美枝沒見過大場面，更別提嚐過的山珍海味，所見的食材也有限，根本不足以擔任助手。

「你只要誠實的告訴我，好不好吃就行了。」

「我肯定都會說好吃。」美枝坦白說。

兩人相視而笑。

「今晚得支援梅屋敷，大倉組⁴設宴款待總督府與鐵道部的長官，我們可有得忙了。」藤井登美惠振了振精神。

「我對宴席一點概念也沒有。」美枝立刻緊張起來。

「別擔心，我會一步步教你。」穿上足袋，扣好扣子，藤井登美惠捉緊時間，邊走邊教導美枝，「會席料理⁵的菜餚每一道都適合下酒，先上八寸，再陸續端上御碗與造身、煮物、燒物、揚物、溫物、醋物、御飯與香物、菓子等等。當廚師按響鈴，重要的是搭配席間的餘興節目，迅速上菜。知道嗎？」

「要怎麼知道什麼時候上菜？」

「觀察上位貴賓的用餐進度。」藤井登美惠指著壁龕，「離入口最遠或面對庭院的坐席就是上座。坐在入口處的東家也會下些指示，要是炒熱不了氣氛，就得仰賴我們的餘興節目助興。」

到達梅敷屋後，兩人進入用膳室，全體員工差不多都到了。

眾人見藤井登美惠的髮型與往常不同。藤井登美惠悄悄指向美枝，眾人會意過來，原來是美枝的傑作，紛紛眉目相傳，投以讚嘆。

4 今大成建設。

5 八寸（下酒菜）、碗（湯品）、造身（生魚片）、燒物（燒烤類）、煮物（燉煮類）、揚物（炸類）、溫物（蒸煮類）、醋物（涼拌類）、御飯與香物（白飯與醃漬小菜）、菓子（甜點）

藤井美奈咳了兩聲，示意大家安靜。開始宣布今日的工作流程異動。「今晚罔市、姬金都來不了。大和當家恐怕臨時找不到人替補。」

「怎麼會呢？明明預約好的。」藤井登美惠最討計劃被打亂。

「臺北可不比京都，處處都缺人手。其他茶屋要兩倍價碼，你願意付嗎？」

「這不是趁人之危嗎？」藤井登美惠暗暗將趁機抬高價格的藝伎列入黑名單。

見員工士氣受到影響，雖然有點冒險，美枝仍自告奮勇。

「請讓我幫忙。」美枝站起身來。「從九歲起，我是見習四年的舞妓。」

「噯，瞧瞧我真是好人有好報呀。」大和辰之助打著如意算盤。

「不行。」藤井登美惠堅決反對。「那不是年紀尚小的見習生應付得來的場面。」

「大家先別急，我會再找其他人。請大家繼續做好份內的工作。」藤井美奈對著全體人員說：「今晚拜託各位了。」

全體人員口徑一致回答：好！

「看來，不拿出上等的好酒是不行的。等他們慢慢送來，我的店也差不多玩完了。」藤井美奈早有準備，請大和辰之助親自去一趟酒工場。「酒，永遠是我最忠實的後援。」

§

大和辰之助欲前往酒工場取酒，碰巧遇見從日本樟腦會社走出來的鈴木商店⁶大掌櫃金子直吉。臺灣物產舉凡糖、鹽、樟腦和麥酒，都有對外貿易，要探聽州廳消息，找他準沒錯。大和辰之助喜茲茲的湊上前去。

「金子掌櫃，好久不見。您好久沒來店裡了呀。」大和辰之助陪著笑臉。

「啊，原來是大和老闆。最近生意好嗎？」金子直吉例行問候。

「少了您捧場，真是差多了。請多帶客人來吧。」

「我說你呀，鐵道都快通車了。人潮錢潮都要來了，怎麼不快點開分店呢？」金子直吉富有生意頭腦，一語中的的提及大和老闆的心事。

「這種事，我當然也有打算，說到底就是欠資金。」大和辰之助向藤井美奈提過許多次增資的要求，她推遲好幾次，好不容易籌到一期，結果換成收一個小丫頭。

「機會錯過就沒了，建議你向臺灣銀行⁷貸款。」

「我又不像您是做大生意的。基隆與高雄港擴建的工人超過三萬人，大工程急需人力，搬磚女工一天的工資也要八十錢到一圓。現在我連內地人都請不到。」

「聽我一勸，等臺北驛站前的鐵道飯店開張後，恐怕你連本島人都請不到。」

「別嚇我了。不過一間和式旅館有什麼好稀奇的，就算鐵道飯店開張，內地來旅遊的人會變多嗎？」

「誰跟你說鐵道飯店是和式旅館，報紙不是寫了嗎？那可是全台唯一的洋式旅館。」

「竟然是洋式的啊！」大和辰之助搖頭嘆息，老是看不懂風向。

⁶ 1874年由鈴木岩治郎創立的鈴木商店，以外銷砂糖起家。過世後由妻子鈴木米接手。因大掌櫃金子直吉受後藤新平賞識，取得臺灣樟腦油銷售權，開啟了致富之路。

⁷ 創立於一八九九年，扮演發行官方通行貨幣「臺灣銀行券」的關鍵性角色。

「不僅是洋式的，還三層樓高呢。」

「什麼？開在哪？」

「府後街一丁目，原本臺北廳的官舍及折毀的屋舍，總共三千多坪。你想想臺北停車場一出來，富麗堂皇的鐵道飯店豎立眼前，直接展現執政當局的工程、經濟與政治的綜合實力，本島的觀光旅遊勢必變得大熱門。」

大和辰之助聽了，血壓快速飆升。「真是的，蓋這麼豪華，是要給誰住？」

「當然不是給你住。總督府要招待的不僅僅是內地來的政要，還有世界各地使節及搭乘豪華郵輪來觀光的歐美旅客。據我所知表町二丁目的建地待售，如果是我，就會先下手為強。」

「聽你這麼一說，我真是待不下去了，得趕緊找藤井美奈商量。」大和辰之助再也按耐不住，光是每分每秒失去的商機，就足夠賺好幾個資本額，開環島分店了！

大和辰之助險些連酒都忘了拿，趕緊往回走。

當大和辰之助回到店裡，急忙將消息和藤井美奈商量。沒想到，灶間濃煙四竄，竟然失火了。眾人嘿咻嘿咻，接力提水救火，所幸及時撲滅火勢。

「還好有投保產物火險。」藤井美奈大致清點財物損失，察覺大和辰之助神色慌張，立刻肅起臉孔，問：「你有投保吧？」

「那個呀。」大和老闆搔搔頭說：「一忙起來就忘了。」

「我看你是捨不得花費保險金！」藤井美奈氣得渾身發抖。

遭藤井美奈斥責後，大和老闆暫時不想和她討論那塊地的事情，免得火上添油，徒增彼此的不愉快，增資的事，等她氣消了再說吧。

就是這些細瑣小事令藤井美奈下定決心，不該只把雞蛋放進同一個籃子裡。

「大家趕緊將窗戶打開，讓味道散去。拿些白醋和小蘇打將傢俱擦一擦，動作快！」藤井美奈催促所有員工加快恢復原狀。

無論如何，今晚大倉組的忘年會絕對不能出錯。銀丸死去那晚曾向藤井美奈透露，指出大倉組標下鐵道飯店的興建工程的關鍵人物也會出席年會。

「看來得秀出祕寶了。」藤井美奈呼喊美枝：「我請車伕阿福載你去萬華的置屋⁸，將這包玉代⁹送給歌子媽媽桑，就說櫻子肯來的話，一線香的價碼由她定。」

美枝立刻回答：「是的，夫人。」

人力車伕阿福是個年輕力壯的漢人，穿著乾淨的夾克衫及長褲，專拉飯館旅舍生意，拉車途中兼做觀光導覽，因此指名要他拉車的單位相當多。

美枝輕裝上車，離開梅屋敷後，臉上才浮現這段時間以來最哀戚的表情。

日本登臺後，按《國籍法》給在臺人兩年時間選擇離開或留下。阿福的親戚都走光了，他之所以留下來，只因習慣生養他的土地，也存有感情。他猜周美枝也一樣。

前方拉車的阿福自顧自地開始向美枝介紹街道上最受歡迎的地點，討她歡心。

「這裡是愛國婦人會¹⁰臺灣支部，大多是內地來的官夫人，指名找我拉車的特別多。她們特別愛逛辻利茶舖或到西本願寺祈福。」

8 藝伎、舞妓生活居住的地方。

9 給予藝伎和舞妓的演出費用稱為「線香代」或「玉代」，京都特稱「花代」。

10 1904年起在臺中、臺南、臺北設立支部，其成員多為日本上流階層女性，主要從事社會事業，隨戰爭爆發改擔負後方婦人奉公的任務。

美枝心想，真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便請求阿福：「求求你帶我去鐵道飯店工地一趟好嗎？」

「不行。得繞很大一圈，趕不及回來的。」

美枝失望的表情浮現臉上。

「如果回程路上還有時間再說吧。」

阿福對美枝的遭遇頗為同情，他也是孤家寡人，親友陸續都離臺了。如果省吃儉用，還掉債務，再過幾年就可以討個老婆，那時美枝也快滿十六歲了。阿福抬頭挺胸望著前方傻笑，拉車的腳步顯得特別輕快。

「這裡是龍山寺，我每年都會來點光明燈。」阿福是土生土長的漢人，風俗習慣與信仰都與內地人不一樣。

到了萬華市街，賣各式各樣吃食的攤販變多，香味四溢。他們穿過一條小旅館林立的窄巷，來到一間木造置屋前，找到正在驗收成果的歌子媽媽桑。美枝趕緊轉達藤井美奈的囑咐，將玉代奉上。

「真是的，到底是誰把我的祕密武器洩露出去？」歌子媽媽桑一臉不悅，叫了身邊的僕人，「阿部，快去叫櫻子準備。」

歌子媽媽隨即換上一張笑臉。「回去告訴藤井當家娘，櫻子今晚會去。」

雖然歌子媽媽桑答應得爽快，但美枝總覺得不對勁，深怕完成不了任務，害了梅屋敷，於是請阿福候著別走。

「你留在這兒等著接櫻子小姐。我得先回去一趟。」

「你一個人沒問題嗎？」

「沒問題。我認得路，況且身上也沒什麼值錢的東西。」

「傻瓜，別把任何東西看得比命重要。」阿福擔心美枝過於逞強。

一離開阿福的視線。美枝兩腿彷彿裝上車輪，使盡力氣奔跑起來。她穿過市街人群，跑得比人力車還快，搶時間繞到鐵道飯店工地。一輛大車載來從基隆港運來的進口建材，飯店漸漸有了雛型。美枝跟在後面進入現場。

主建築建築地盤在黏土層，下挖至六尺深，南邊正打下二尺長的木樁灌以混凝土，所有承受建物、窗臺、梁柱的砌石都以硬石為底，牆厚兩層磚。挑磚、打樁、水泥工人來來往往工地。



美枝真不知該從何下手。她只好掏出懷裡的徽章，見人得空就問「請問你有見過配戴這枚徽章的人嗎？」

他們不是搖頭不語，就是默默走過，無人敢理會她。

「走開，小孩子不要來工地！」一名胸前繡著名字叫福島克己的工事監督厲聲斥喝。

美枝嚇得轉身就跑，眼淚撲簌簌流下來。旁邊的工人告訴她，

「小姑娘，徽章到處都是啊。那名監督戴的安全頭盔上的「工」字，是所有隸屬鐵道部的人員的標準配備，中央的工字圖案是軌道鋼軌的橫斷面。況且，凡是總督府管轄下的所有官員及學校教員，穿戴的衣帽上都會佩戴徽章，以示身分的區別。」

「原來如此。抱歉，失禮了。」美枝趕緊退到一旁，以免被盤問。

令她失望的是，原以為是父親的信物，如今美枝不敢再這麼想。她懷疑是殺害母親的凶手身上佩帶的物品。如此推測下來，母親要她別接近工地就說得通了。

兩眼無神的美枝走回梅屋敷路上，心想鐵道部從北到南不知有多少人員，要找到父親或凶手，無疑是大海撈針。

「我回來了。」美枝趕緊抹去慌張的神色。

藤井美奈見美枝一個人大汗淋漓跑回來，便猜歌子媽媽桑肯定有所刁難，美枝將阿福留下的應對方法做得很好，搏得她的信賴。

§

臺北驛站夜裡最明亮的地標就是梅屋敷的燈火，藤井美奈率眾排成左右兩列，鞠躬款待。

大倉組主任田原豐次郎領著鐵道部官吏依序入座，入席的有鐵道部長長谷川謹介、運輸課長村上彰一、鐵道技師、工程設計師及鐵道全通式旅館委員三好德三郎¹¹等人。

藤井美奈跪進席間，奉上好酒及下酒菜，向在座的貴賓介紹佳釀，「純米大吟釀『越乃寒梅』，酒米粒粒心白，清爽順口，屬於特撰等級的好酒喲。」

藤井美奈擊掌兩聲。只見藤井登美惠推出精心制作的宴席料理，菜式、鮮度、使用的器皿及擺盤精緻細膩，不僅色香味俱全，入口更是回味無窮。

酒酣耳熱之際，藤井美奈擊掌兩下，開始進行餘興節目。

拉門一開，見到櫻子那一瞬間，在場的賓客驚豔的說不出話來。

櫻子既不是內地人，也不是漢人。她的眼眸輪廓深邃，深處藏著一股不羈的野性。身上穿著苧麻製的衣服，頭飾、項鍊和腿飾以紅褐色為主；她跳的舞蹈熱情奔放，腳上繫的鈴噹醉人耳際，高亢的嗓音猶如黃鶯出谷，讓人目不轉睛。

「這美人從哪來的？」運輸課長村上彰一驚豔的問。

「正是裕仁親王命名的高砂族女子。」藤井美奈回話。

田原豐次郎大笑說：「當家娘下重本呀。」

「說什麼呢。你們都是貴客。」藤井美奈笑著答。

「我還是習慣喝麥酒。」長谷川謹介不以為意。

這時，藤井登美惠端上朝日麥酒，替席間的客人斟酒，玩起座敷¹²遊戲，但她連連輸拳，客人覺得沒有挑戰性。

「讓我來吧。」這些遊戲美枝從小玩到大，不論是老虎拳還是金毗羅船船都熟能上手，但她並不會場場皆贏，因此氣氛很快的炒得火熱。

「大家都知道部長做事以效率著稱，南部瘡疾嚴重，還有抗日臺人突擊，加上缺工嚴重，誰能辦到短期間內全線通車啊。」田原豐次郎連忙讚嘆。

眾人紛紛舉杯向長谷川謹介部長敬酒。

運輸課長更提及：「臺灣製糖株式會社橋仔頭營業所的第一條運送甘蔗的鐵路已完成了。砂糖生產量將增產，五年內從七千萬斤到兩億斤，成為輸出大國絕不是空談。」

眾人又再舉杯，一飲而盡。

「鐵道部節省成本兼顧工程品質，剩餘的二十四萬圓經費建造鐵道飯店，多虧部長鐵的意志才能做到。今天神威丸卸完鋼筋鐵骨已到工地，進口建材陸續抵台，三千餘

11 辻利茶舖創始人，政商關係良好，常出面喬事，參與各項活動，有地下總督之稱。

12 藝伎到料理亭的酒宴上表演歌舞，為客斟酒。

坪能蓋三層樓，還有地下室，比起朝鮮、滿鐵、樺太，絕對是東洋第一的鐵道飯店。」

「官方旅館只是起個帶頭作用，表町二丁目的空地要是能多幾家高級旅館就更好了。當家娘有興趣開旅館嗎？」長谷川部長看出藤井美奈的野心。

「呵呵，我可是和式料理起家的，非得和洋混搭，才拼得過鐵道飯店哩。」

「哇，當家娘的口氣真不小。」田原豐次郎糗她。

「不過，這鐵道飯店難不成隸屬鐵道部經營嗎？」藤井美奈不解。

「鐵道部直營有其困難，所以委由專業團隊經營。我們只懂蓋鐵路，辛苦蓋的飯店總是希望官民都能多加利用，要是能有補助經營會加牢靠。」運輸課長村上彰一補充。

「找誰來當營業請負人呢？」

「聽說是後藤新平¹³長官與鈴木商店大掌櫃的中間人後藤勝造。」村上彰一課長說：「後藤長官已辭掉民政長官之職，赴滿洲就任滿鐵總裁兼任臺灣總督府顧問，鐵道飯店的經營人選也是由他推薦。」

「我以為是由長谷川部長決定的呢。」藤井美奈特意想確認關鍵人。

「真是無禮。」村上彰一課長斥責她。

「歷屆總督府並無設顧問職，佐久間總督也認為不需要，但後藤長官籌設臺灣鐵道官設計畫，發行兩千捌百萬元的公債，沒有他的奔走，也沒有現在的建設。」長谷川部長欲言又止。「只不過……」

「只不過什麼？」藤井美奈追問。

「我奉命前往歐美與非洲考察，之後可能調派鐵路局各部。我的夫人實在忙不過來，合意的幫傭也不好找。」

「這點，我倒是可以替您分憂解勞。」藤井美奈立刻喚來美枝。「這小姑娘心思機靈，聽得懂也會說各種語言，可以照顧好您全家的生活起居。」

「小姑娘願意嗎？」長谷川部長見她模樣可愛。

「我會竭誠為您服務。」美枝恭敬的低著頭回答。

「那就說定了。」

抬起頭的那一刻，長谷川部長制服上的「工」徽章映入眼簾。美枝努力壓抑內心的激動，只要能更接近鐵道部官舍，要她做什麼都可以。

藤井美奈費盡心思安排美枝進入鐵道部官舍，不久的將來，這份投資將超出她的預期。

§

初春的櫻花盛開，園區內的植株來自內地，還未適應水土，花瓣小但花期長。

每天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美枝到鐵道部官舍幫傭已經一個月了，宿舍還未上學的孩子都喜歡繞著她打轉。今天藤井登美惠特別交代她帶一罐醃梅給長谷川夫人。

「部長最愛吃茶漬飯，我正煩惱梅子用光該怎麼辦，藤井當家娘真是有心。」見到需要時間醃漬的梅子，長谷川夫人愉悅的神情全寫在臉上。

13 後藤新平擔任民政長官兼鐵道部長任期（1899-1906），9月離臺轉任滿鐵總裁，政治實力強，手下人才濟濟。長谷川謹介部長任期（1906-1908）出生日本長門國，屬長州派。長州派是幕末時期推動明治維新四大雄藩之一。

「你來接手剩下的事情吧。」

長谷川夫人正要一起出門，由前鐵道部長後藤新平的夫人後藤和子¹⁴主持的愛國婦人會，每個月都有活動。長谷川從鐵道部技師長升任部長，光是推不掉的交際場合，即使是從不過問公事的長谷川夫人也必須全力以赴。各種歲末、年初各節慶的禮物贈送與回禮，絕不能怠慢。

「我要去參加聚會，家事就麻煩你了。」長谷川夫人大方的付給美枝十圓月薪。

「這麼多？」美枝驚呼，一般女傭的起薪才六圓，部長夫人的女傭算是頂標。

「剩下的要是小春想吃什麼，就勞煩你去買。兩人一起享用吧。」

「好的，請您放心，包在我身上。」

長谷川夫人的孫女小春既黏人又好奇，正是可愛的年紀。美枝洗衣服時，小春就蹲在一旁，問東問西。

美枝一邊搓揉一邊說故事：「從前從前有位老婆婆在河邊洗衣服，從上游飄來一顆大桃子。」

嘿呦，嘿呦，大桃子
那邊的水比較辣
這邊的水比較甜
躲開辣
來這邊
撲咚撲咚
讓我帶回家

小春一雙骨碌碌的眼睛幾乎離不開美枝的木屐鞋，跟著她的步伐前點、後點、打節拍。美枝將洗好的衣服晾曬，一早上就這樣過去了。

吃過梅子飯糰後，孩子們習慣睡午覺。緣側面對庭院，陽光將木地板照得暖烘烘的。趁沒有孩子黏人的時間，美枝開始擦地板，將廚房的食器、客室收拾整齊。

下午兩點，小春哭著醒來，不管美枝怎麼哄都沒用。

「帶你去買點心吧。」

「是雞卵卷嗎？」說到點心，小春就不哭了。

「雞卵卷？是那種包成四方形，薄薄脆脆，咬起來咔滋咔滋掉屑的卷餅？」

小春猛點頭。她老早就把糖罐裡的砂糖挖光了，嘴饞得很。

「走吧。」畢竟那是美枝和母親最愛逛的餅鋪才買得到的點心啊。

要買雞卵卷，就屬位於太平町最有名的寶香齋。店裡的肉脯、冬瓜糖、金桔蜜餞最夠味，甜香得讓人口水直流。美枝買了三份撒了芝麻的雞卵卷，原本想帶點伴手禮回去給藤井登美惠，沒想到才一眨眼，便被小春吃得精光。

「哎呀，我才剛拿到薪水就被你吃垮了。」

「那有！」小春扁起嘴來。「你也有吃呀。」

「只要小春乖，我每個月都帶你來吃。」

「一言為定。」

14 後藤和子，原名為安場和子，父親為安場保和，嫁給後藤新平，婚後隨夫姓，育有一子兩女。任愛國婦人慈善會會長。發行機關刊物《臺灣愛國婦人》

小春的起床氣，三兩下就被美枝馴服了。

回程路上，經過菊元商行時，不知哪兒冒出來的蒙面土匪，見人就砍，搶奪財物。當一名拿刀的匪徒朝她們直衝過來時，美枝脫下腳上的木屐朝歹徒猛力丟過去，急忙將小春摟進懷裡，大喊：「救命啊！」

人來人往的市街，人人自危猶如驚弓之鳥四散。剛好一群穿黑色制服正從印刷工場見學完的高校生正要返回學寮途中，其中一名男孩挺身而出，用木棒擋下了刀子。

「快走！」

男孩身手矯健，練過劍道，三兩下降伏惡徒。民眾很快就通報巡查，匪徒一哄而散，捉到了幾個人。

「你的腳受傷了？我帶你去醫院。」森崎祥平蹲下身來關心緊抱著小春的美枝。

慌亂中，美枝的腳嚴重扭傷，無法站起來行走。森崎祥平將踢飛的木屐撿回來，幫美枝穿上。

「可以請您帶我們回官舍嗎？」美枝不顧受傷的腳，先拜託人照顧小春。

長谷川夫人散會後，去鈴木商店採購，剛好路過此地，見圍觀群眾多，上前一看，竟然是小春！

「小春！」長谷川夫人大驚失色的衝上前去。

「奶奶！」小春立刻撲向長谷川夫人，嚎啕大哭。

「多謝救命之恩，敢問你的大名。」長谷川夫人問。

「哦，別客氣，只是剛好路過，我叫森崎祥平。」

「只能說小春福大命大，能否請您來鐵道部官舍一趟，讓我好好答謝您。」

「剛好，我也要去鐵道病院。我背你去吧。」森崎祥平蹲下身，要背美枝。

「嗯，好。」美枝臉頰泛紅。

回到官舍後，送美枝至鐵道病院治療，幸好沒有大礙。此時，長谷川部長正巧回來，聽到美枝及森崎祥平重述剛剛驚險萬分的過程，十分震怒，要求警部將賊人繩之以法。

「城牆拆除後，進城的人變得複雜，以後出門要更小心點。」長谷川部長交代美枝。

「是。我會注意的。」

接著，他轉頭問森崎祥平：「您是學生嗎？」

「快畢業了。我父親是鐵道部工程師。來臺負責南部深山的開發工程，由於地勢險峻且瘴癘多，現在人在鐵道病院內治療。」

「山線開發特別艱辛，辛苦了。不如這樣吧，鐵道全通式即將到來，鐵道飯店開幕正需要人手，我會寫推薦函讓你到飯店任職，請務必接受我的心意。」長谷川部長提出驚人的回報。

「謝謝部長！」不想離開臺灣的森崎祥平正煩惱該找什麼工作，沒想到有著落了。

「縱貫鐵道全通式後，我們即將返日。」長谷川部長轉頭告之夫人最新的職務變動。

「五月二十日鐵道飯店的上樑儀式由新元鹿之助技師代理舉行。」

「提前完工？」長谷川夫人簡直不敢相信這種效率。

「理想上，希望能如此安排。要是來賓太多，恐怕也住不下。」長谷川部長憂心忡忡，「他們還不知道以後的觀光將會蓬勃發展，臺北的高級旅館根本不夠。負責這次貴賓住宿旅館的委員會已召集同業，統計房間數量了。梅屋敷和吾妻的場地都要支援此次的縱貫線全通式，安排來賓入住。會把重要的客人交給她。對了，美枝。這封信帶回去給藤井當家娘吧。」

「是的，部長。」美枝接過密文，謹慎的收起來。

一想到幫傭工作即將結束，債臺高築的美枝尚未找到父親，繼續待在料亭絕不是辦法。美枝著急起來，厚著臉皮請求長谷川夫人，「拜託夫人回內地前，無論如何幫我安排下一份工作。我吃苦耐勞，做什麼都行。」

「你奮不顧身保護小春，我欠你一份人情。剛好今天婦人會聚會時得知鐵道飯店的麵包製作所正招募訓練新人，你願意去嗎？」

「願意，我願意，謝謝夫人。」美枝高興的行禮道謝。

「你先安心養傷，等我的好消息吧。」

長谷川夫人看著美枝及森崎祥平，覺得兩人頗有夫妻臉，可惜家世背景懸殊，內台不能通婚，在一起的機會實在渺茫。